

〔伊朗〕

Siba Shakib

丝芭·沙克布——著

葛因因——译

安拉， 别为我哭泣

向死而生，一个令安拉动容的阿富汗女人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别为安拉，
我哭泣，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伊朗〕
Siba Sharif
丝芭·沙克布——著
葛因因——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拉, 别为我哭泣 / (伊朗) 丝芭·沙克布著; 葛
囡囡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057-3052-6

I. ①安… II. ①丝… ②葛… III. ①长篇小说—伊
朗—现代 IV. ①I37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057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4968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by Siba
Shakib ©2001 C. Bertels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书名 安拉, 别为我哭泣
著者 (伊朗) 丝芭·沙克布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8.75印张 233千字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052-6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献给Rahela

献给我的母亲

献给自由的人

献给没有自由的人

“暴力无法实现和平。只有理解才能实现和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已发生了诸多战争，诸多死亡。
为了和平的降临，阿伊芭傲作出几多牺牲。
她成了蒙古军首领的女人。
这是你的信条吗？
是的，阿伊芭傲回答。

是的，传扬这些箴言吧。
女人们应该怀着对战争的憎恨生下孩子。
世界被英雄之手摧毁。
而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个世界。
欢乐之曲，悲伤之歌。
目之所及，世界已毁。
赐福于那些重新建造世界的人吧！
赐福于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吧！

——BAHRAMBHEYZAIE

作家、电影制片人

contents
目 录

- 故事缘由 / 001
- 芬芳的花儿和长有胎痣的姐姐 / 007
- 一个穿着暴露的妇女、一个字母和一点自由 / 017
- 摩纳德和阳光 / 031
- 投降和俄国人的撤退 / 043
- 穆斯林游击队、内战和再次逃亡 / 045
- 一次意外和慷慨大方的走私头目 / 071
- 又一个孩子，又一次逃亡 / 083
- 山、石、女人 / 093
- 阿扎丁娜和一次小小的反抗 / 117
- 一个牺牲者和一场婚礼 / 139

- 一个崭新的国度和一颗纸做的心 / 167
- 让孩子们正正经经吃饭和监狱的故事 / 189
- 血红色的花和王后 / 199
- 老屋、坟墓和疯嫂子 / 215
- 有故事的王后 / 225
- 丝摩芙和残存的首都 / 233
- 抽鸦片的摩纳德和孤儿院 / 249
- 破衣烂衫的女人和一点点山羊奶 / 261
- 两个兄弟、北方和慈祥的外祖母 / 263
- 致谢 / 267

故事缘由

姓名？

锡林-戈尔。

这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Bale。

这个也是吗？

是的，Bale。

那这个也……

是的，Bale。

那边那两个男孩都是？他们也是……兄弟俩？

是的，都是。纳维德和纳比，都是我亲生的儿子。

边防官员马赖克虽然满脸狐疑，但还是在那张薄薄的纸上盖了章。那张纸已经被锡林-戈尔攥了几个小时，完全被

汗水浸湿了，皱巴巴的。

到后面去！马赖克一本正经地命令道。把这张纸拿给我同事看，就是说马赖克先生给你的，这样就行啦。去拿你的口粮吧，一袋给你男人，一袋是你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人一袋。明白了吗？一人一袋。

女人的脸完全被遮住了，眼前的面纱过于细密，令我无法看清她朦胧的眼神。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她的愤怒、羞愧和屈辱。虽然不知道她是否在看我，我始终微笑着，试图表达一种友善和理解。她应该能知道吧，我和马赖克不是一伙的，我是站在她这边的。

你都看到了吧？马赖克问我，就好像我是他的老朋友、亲戚，甚至家里人一样。他这么做，似乎在暗示我们是相互信任的伙伴。他和我是一头的，而我们周围的人们是另一头的。我向后退了一步，不再看他。

马赖克很清楚自己的好运，他没有被推到命运的另一端。他不用担心口粮，不需要盖章、批准和同胞的仁慈之心。这一次，这一次的他是幸运的。这一次他得到了工作，成了掌握特权的人。

自从联合国在这里为从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建造了营地，马赖克每月可以赚到差不多六十美元，这些钱足以养活他自己一家和他兄弟那一家子人。还有些返乡的人为了减轻负担，会沿途扔掉一些口粮，如果他碰巧捡到了这些无主的麦子，就能又赚一大笔钱了。

你都看见了吧？他又煞有介事地重复着。

嗯，我干巴巴地应着，就好像我对那个叫锡林-戈尔的女人的命运毫不感兴趣一样，那个手里攥着潮湿的纸条、带着四个好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孩子的女人。马赖克必定很失望，不过他期待的眼神在我近乎孩子气的固执中消失了。

马赖克想跟我说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此时，他的同胞们排着长队等着他盖章，太阳直射着他们脚下的沙地。

他可能想告诉我，这几个孩子都是锡林-戈尔借来的，为了多分一些口粮。待会儿她就会把这些小可怜儿赶走，而他，马赖克，到时候会救回这些孩子，还会考虑把他们安置在哪里。他也可能会说，锡林-戈尔和其他很多阿富汗女人一样，出卖过自己的身体，和不同的男人生了这些孩子。

马赖克先生，我抢在他前面说，很抱歉。这儿太热了，风又大，我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去待一会儿。非常感谢您允许我参观您工作的地方。

可是您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啊，马赖克立刻抗议了。

我过会儿再来，我撒了一个小谎，随即便消失在那些蓝色塑料帐篷中间。我不希望马赖克知道我去哪儿，去和谁交谈。

我担心的没错，那四个似乎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已经走远了，我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锡林-戈尔的鞋。鞋子是辨别这些女人的唯一标志。一块打着褶子的蓝布把女人的身体兜头包住，裹得严严实实，掩盖了所有女人的不同，也夺去了她们的尊严。我怎样才能找到锡林-戈尔呢？这里到处都是蓝色的大袍子，时而被风吹得紧贴在女人瘦弱的身体上，时而膨胀起来像个气球，要把这些女人带到天上去。我寻寻觅觅，渴望能从细纱后面的眼睛里看到这些人活生生的灵魂。

我无助地呆站在那里，身边有无数的袍子来回穿梭。我已经忍无可忍啦。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在阿富汗，现在已经筋疲力尽。风无止境地刮着，包裹着灰尘，炙热的太阳烧烤着大地，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呼吸。现在我成了懦夫，不是吗？我不再想听那些人的故事，他们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恐惧、饥饿、疼痛、贫苦、疾病，当然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希望一切还能变好。

也许我只是应该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也许我应该找一个空帐篷躺进去睡上一觉。我还可以搭上一辆开回边境运输新难民的车子，那么今晚我就能回到生我养我的伊朗，回到那个舒适的花天酒地的西方世界了。

但我整个人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丝毫挪不动步子，只能站在焦灼的太阳下面无所适从。疲惫就像是一件蓝色的纱袍，将我缠住了。

La—elah—ha—el—allah（真主保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孩子。看在真主的分上，放过我吧。

我的知觉在瞬间凝固，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请您原谅。我口干舌燥，才说了一句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纱袍，直到终于可以继续讲话。我只是在这里转转。我不为联合国工作，也不是其他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在这里，只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想观察、拍摄并描写你们的困苦？只因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只有看到在世界上遥远的不幸后才能感知自己的心跳？只因为我以为，如果有人能讲述这悲惨的一切，就会有人来帮助你们？特别是当真主把你们当做女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我……

你还好吧？一个穿着袍子的人问道。一只手从袍子下面伸出来，撩起我的袖子，并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这不是真的，我想。我站在沙漠中间，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像牲口一样被赶上大卡车，而这个女人却问我好不好。

我注视着这些人，他们逃出来的时候，故乡已不完整，而他们将要回去的故乡也不会是完整的。这些素不相识的女人、孩子、男人一直都在逃亡。他们埋葬了女儿和儿子后又要埋葬自己的父母、爱人或兄弟姐妹。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吃穿，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有些女孩和男孩只剩下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甚至没有胳膊和腿。人们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那些男人杀掉了其他男人，而自己也看到了死亡。那些宁愿自己去死的女人，却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

我已经猜到了，锡林-戈尔平静地说。她的声音温柔地划过我的心际。

什么？我依然神志不清。你猜到了什么？

你不属于任何援助机构。你讲我们的语言。你是谁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锡林-戈尔的手很有力，仍然放在我的手臂上。她蹲下身来，拉着我们一起坐在沙地上。

我在写一本书，我说，试图透过面纱上细密的网眼找寻到她的眼睛。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说什么。

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关于我们？人们嘲笑我，嘲笑我要写这个一无所有，只剩下饥饿、贫苦、战争和死亡的国家。这儿有什么可写的？有谁愿意读这样一本书啊？

我会读的，锡林-戈尔说。从前俄国人在的时候，我上过学，也识字。除了教科书以外，我一共读过三本半书。第一本是我自己买的，第二本是我的女老师送我的，而第三本只有一半。那是首都被炸后我在废墟里找到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另外半本。我多想读完整个故事啊，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有关一个小女孩，她……唉，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后来我唯一的、真正的女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她是一名医生，我在逃亡中的一个村庄里认识了她，我还为她工作过。

戴着面纱的锡林-戈尔注视着我，我感觉她正在解读我，就像在读一本书。我不用说话，不用解释，她可以读懂我。

最后她把手从我的臂上拿掉，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潮湿的印记。我不想擦干它，就让太阳把它晒干好了。

一本书，锡林-戈尔说。她的头巾丝毫未动。

我微笑着望着那蓝色的头巾。

我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吗，让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戴着头巾的锡林-戈尔问我，你要听吗？

她的问题像是警告，又像是一种威胁。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回答“是”，为什么我的目光转向了那些将风尘仆仆的阿富汗人从伊朗带回

来，随即又丢弃在蓝色的塑料帐篷中的大卡车呢？我毫无头绪。锡林-戈尔用手托住我的下巴，把我的头转向她，强迫我注视她头巾下的双眼，再一次问我，你想听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锡林-戈尔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如果我回答“是”，那么我从这个早晨开始，就进入了她的故事和生活，然后我们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很多年，也许是永远。

是，我想是的，我含笑对她说，然后握住她依然托着我脸庞的手。

我很高兴，我回答了“是”。

锡林-戈尔和我遇到的其他阿富汗女人不同。锡林-戈尔像是一棵大树，一棵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挺拔有力的白杨。她看透一切，理解一切，明白一切，也讲述一切。

我所认识的阿富汗女人从不会这么开放，她们不愿提及自己的生活，更不会讲自己和丈夫的关系。锡林-戈尔告诉我一切她能回忆起来的故事，精确而详细，好像她希望等自己离开人世以后，她的故事还能留下来。对她而言，我是否提问并不重要，她用自己的节奏和速度讲述着生命里的故事。锡林-戈尔的声音时而像呼啸而过的狂风卷走一切，时而像清新温柔的微风拂过面庞；时而像春天里温暖和煦的太阳温暖心房，时而像沙漠里冷酷无情的太阳熊熊燃烧；时而像绵绵细雨唤醒了我的思想，时而像一场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地上，然后变成激流荡除一切障碍。

锡林-戈尔的故事并不特殊，听上去似乎荒谬之极，但实际上却是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妇女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故事。

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难民营，还有那些城市和乡村，整个国家，到处充斥着和锡林-戈尔一样的女人、孩子和男人。他们一再创造希望，一再重新起程，又一再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人们从开始就相信一切会变好。

芬芳的花儿和长有胎痣的姐姐

在阿富汗，几乎每个名字都有特定的含义。“锡林-戈尔”的意思是“芬芳的花儿”。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应该碰巧看到了一朵美丽的花儿，或者闻到了一股花香，甚至可能恰好想到了一朵芬芳的花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西方幻想中的纯粹社会浪漫主义。

也许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母亲一样，锡林-戈尔的母亲在生她的第四个女儿，即第九个孩子时忍受了巨大的疼痛。也许当时她还需要思考如何用已经很瘦弱的身体，很松弛的乳房再哺育一个孩子。当她看到是一个女儿从她身体里出来时，她应该很高兴吧，因为如果是个儿子，他就需要更多的奶水和更多的关注。母亲得一直抱着他，家里还得宰一只羊来庆祝他的降生，当然还要出钱送他去行割礼，并送到毛拉

那里学习古兰经。

好在安拉是仁慈的，这次只送来了一个女儿。

确切地说，安拉对锡林-戈尔的母亲一直很仁慈。真主送来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个儿子，她的丈夫很高兴，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因此他既没有打掉老婆的牙，也没有跟她离婚或者把她丢回娘家。

为了保险起见，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真主又送给他们一个儿子。第三个孩子也是个男孩。

再接下来，真主终于考虑到锡林-戈尔母亲的感受，接连赐给她三个女儿。终于有人能给她帮把手了，帮她伺候丈夫和儿子，还有诸如种地、烤面包、做衣服、牧羊、挤羊奶、做饭和编织地毯等女人们必须承担的工作。

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儿子，父亲为每个儿子宰了一只羊，又送他们去行割礼。幸而不用再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毛拉那里去了，因为他们这户人家已经有了三个学习古兰经的儿子。

就在这两个哥哥出生后的第二年，锡林-戈尔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女儿的出生对父亲而言无所谓喜，可在母亲看来却是好事。

锡林-戈尔是个安静的孩子，她的生活平淡而幸福。孩童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沉默中度过，坐在沙土地上黏土茅舍角落的阴影处静静地看着母亲、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工作，看他们如何耕种、饮驴、挤羊奶、清扫茅舍、编织地毯、准备饭菜、烤制面包、如何照顾全家的生活。在异族入侵之前，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

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姐姐——这位姐姐脸上长了一块胎痣——把锡林-戈尔带到茅舍的角落里，再给她手里塞一块面包，然后就走开了。锡林-戈尔便安静地坐在这里，观察着姐姐们，努力学着对阿富汗女孩而言最重要的功课：如何不引人注目、如何劳动、如何遵从父兄的命令。

直到两岁时，锡林-戈尔才终于能自己站起来，从茅舍的角落里蹒跚而出，走到在茅舍前洗衣服的姐姐身边，蹲在她身旁，用小手玩着洗衣盆里的肥皂液，有时还会在手上留下一个肥皂泡。她还会自己往地上尿尿，然后再被脸上有胎痣的姐姐送回茅舍的角落里，再一次安静下来。

所有这些都真主看在眼里，他这时才想起锡林-戈尔的母亲，想起了他已经两年没有在这位母亲的肚子里放进新的小生命了。于是真主抓紧时间补救。当锡林-戈尔还不满三岁时，她的母亲一下子生了两个弟弟——一对双胞胎，锡林-戈尔每天都要照顾这对小宝宝。

她再也没有时间抬头去看母亲和姐姐、父亲和哥哥在做些什么了。

接下来，等到小锡林-戈尔可以再次观察周围的世界，试图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的双胞胎弟弟已经可以不用她拉着就能单独走上几步路了。双胞胎一个从右往左跑，一个从左往右跑，然后撞在一起跌倒了，放声大哭起来，他们都想得到姐姐的帮助。可就在这时，一枚导弹在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炸开了。这是锡林-戈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导弹的爆炸声，但绝非最后一次。双胞胎兄弟惊呆了，跌跌撞撞地跑向自己的姐姐，将头埋在姐姐的袍子里。母亲惊恐地呆望着天空，哥哥们从田里跑回家，姐姐们大呼小叫着。而父亲则神色焦虑，他非常肯定地说，是的，俄国人来了。

俄国人？他们是谁？我们的邻居吗？他们干嘛要来？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有。母亲高声地说道。

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我们必须到山里去。过去，是英国人占领我们的土地、操纵我们的命运，现在俄国人又来了。过去英国人对我们的妻子和女儿虎视眈眈，现在俄国人也想如此。过去英国人亵渎我们的国家和宗教，剥夺我们的权利，侵犯我们的自由，践踏我们的土地，现在俄国人也想像他们那样。我们别无选择，现在我们要进行圣战，赶走俄国人，就